

现象·成因·探寻

——发展中的民族问题

温起秀 编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现象 · 成因 · 探寻

——发展中的民族问题

温起季 编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象·成因·探寻：发展中的民族问题 / 温起秀编著.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
ISBN 7-5421-1046-2

I. 现... II. 温...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②民族
政策—研究—中国③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国 IV. ①D091.5②D63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98484号

书 名：现象·成因·探寻——发展中的民族问题
作 者：温起秀 编著
责任编辑：贾海燕 张明钰
封面设计：李彦明
出 版：甘肃民族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发 行：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印 刷：兰州礼彬文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毫米×1168毫米1/32 印张：9.75 插页：2
学 数：280千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
书 号：ISBN7-5421-1046-2
定 价：20.00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电话：0931-8773261(编辑部 联系人：桂谕 E-mail:Lanzhougy@163.com)

电话：0931-8773271(发行部 联系人：张明钰)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民族问题，不只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一加以研究。当今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民族问题，更是这些学科关注的热点。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的温起秀（蒙古族）副教授积多年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写成了《现象·成因·探寻——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专著。应甘肃民族出版社之邀，我审读加工了这部书稿。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作者约我为之写篇“前言”一类的文字，按常规，这本当是作者份内的事。但作者盛情难却，本人又是本书的第一读者，好在我已从出版社退休多年，“避嫌”方面无所顾及，于是不揣冒昧，就应承下来了。

这部专著有几个值得肯定的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广阔。作者以发源中的世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并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理论视角可谓广阔。民族问题因民族的存在和国家的产生而起。世界上自从有了国家，民族问题就发生了。国家产生之前，民族早已存在，但那时无所谓民族问题。国家是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机关”，是讲管理、讲秩序、讲协调的社会控制手段。在国家框架下的社会成员不能是乌合之众。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少种族和民族存在，都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迄今为止，世界上不存在无民族的国家，所以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有民族就有民族利益的协调与平

衡问题。民族问题说到底是民族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无一例外地存在的长期性主题（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主题）。本书正是解读了这个世界性的长期性主题。

第二，资料工作扎实。这是本书的优势所在。书中提出的主要论点都有古今中外具体、翔实的资料支持，言之有物。所征引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公开发表于国内外相关学术著作和报刊的。这方面，作者是下了很大功夫的，点、面都兼顾到了。

第三，研究方法正确，见解实事求是。本书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并吸收了实证研究之长，又批判了“以阶级论是非”的“左”倾教条主义，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对西方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合理做法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过去“左”的年代难以做到的。特别是书中介绍的瑞士处理国内多民族问题的做法是值得其他多民族国家借鉴的。其实，瑞士的做法是人性化的，不是“以阶级论是非”，而是站在“人类”这个立场来处理民族问题的。这是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走向的价值观的。

以上文字很难说是对本书的全面评价，其值得肯定的也不仅是上述几个方面，限于篇幅，就不再面面俱到了。对于本书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出，作者欣然接受并做了认真修改。至此，可以负责地将这部专著推荐给民族理论工作者们参阅。

刘延寿

2006年9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历史重构	1
一、民族问题——当今国际冲突的“公因式”	2
二、重构 20 世纪历史的三次民族主义大冲击	6
三、民族主义对 20 世纪重构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心理定势	13
第二章 当代民族主义的含义	19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19
二、民族主义基础	22
三、民族主义的本质	24
四、民族主义与民族政治	27
五、民族主义面临的挑战	33
第三章 当代民族主义的类型及在不同国家的表现	38
一、当代民族主义的类型	38
二、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	42
三、全球化与当代民族主义	45
四、当代民族主义发展趋势	52
第四章 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	57
一、当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57
二、当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59
三、当代民族主义的扩展	62
四、当代民族主义的传播	66
五、当代民族主义的深化	73
第五章 当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潜因及极端表现形式	78
一、当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潜因	78
二、当代民族主义极端表现形式	85
第六章 当代民族主义引发的世界民族问题	130

一、世界民族冲突的原因·····	130
二、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世界民族热点问题·····	133
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135
四、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启示·····	141
第七章 当代民族主义引发的世界民族问题实例·····	145
一、当代民族主义引发的地区间民族问题实例·····	145
二、当代民族主义引发的国家间民族冲突·····	174
三、当代民族主义引发的单一民族和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实例·····	205
第八章 当代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261
一、建立单一国家不是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必然途径·····	261
二、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的现实及民族自觉的满足·····	266
附录：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与世界对比·····	285
一、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对比·····	285
二、中国民族政策的世界对比·····	292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302

第一章 当代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历史重构

冷战格局终结以来,国际冲突此起彼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缘起上看有一点共同之处:民族主义情绪和要求的激化使民族问题成为当今国际冲突的“公因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民族主义积极参与 20 世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它起源于中世纪末的欧洲。20 世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冷战格局的形成,使民族主义的内涵趋于复杂化。它不但继续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内容存在,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含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

20 世纪的世界相继经受了民族主义的三次大冲击: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源于传统均势的破坏,表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结果是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大本营,而欧洲则出于互助自强的目的逐渐发展起来一种新型的“欧洲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亚非拉各民族的觉醒、反帝反殖民运动的巨大成功和世界殖民体系的全面瓦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集中体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全面演变。尽管这种演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蜕变,主要反映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竞争较量的一种结果,但民族主义在导致苏东体系崩溃和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三次冲击前后相继、互为补充,世界历史为之重构,民族主义最终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核心因素。

民族主义重构 20 世纪的根源在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传统的“制度拜物教”将逐渐让位于对每一个民族国家独特发展要求的肯定和尊重。随着民族问题中两种历史趋势的平行发展,在新的世纪势必出现一个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区域合作为基本构成的

非中心化多极国际体系。应该说,20 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各种意识形态的对峙、争锋和交织构成了这个世纪的持续热点。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成为一切国际交往的前提,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把这一特征推向了极端。通过对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动重组的总体考察,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冲突中的本源影响便清晰可见了。甚至可以说,20 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通过作用于各种超越民族的意识形态而对世界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

一、民族问题——当今国际冲突的“公因式”

20 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和复杂的剧变,对于剧变的原因、实质及发展趋势的探讨,却存在着诸多分歧,甚至完全对立。意识形态的冲突、经济利益的摩擦、政治铁腕人物的出现、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都程度不同地被立场和采用方法不同的分析家视为动荡的根源,并用自己的理论模型来推测剧变的未来趋势,得出不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引发的民族问题在这种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冷战后,民族冲突已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为此,让我们对 20 世纪的历史作一个回顾和总结,以便说明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几个主要大国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种“祥和”的气氛。当时,欧洲尚处于长达 30 年的相对平稳所营造的乐观厌战情绪之中。全球力量结构的相对稳定,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给社会公平带来的巨大希望,都使得欧洲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然而,这种“祥和”却是表面的,因而注定是短暂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同物质利益的紧密结合而在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一股日益强大的精神势力渗透到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之中。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因技术进步而加剧的各种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强化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祥和”的气氛很快便被弥漫的硝烟取代。前后相继的世界大战,此起彼伏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旋风般席卷而来的苏东剧变,使 20 世纪为动荡所主宰。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虽未引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全球性的精神紧张却是空前的。这个世纪注定要在动荡中

走向终结。

世纪末的全球大剧变以苏东体系的全面瓦解及苏联解体为主要标志,同时伴随着海湾危机、巴尔干战火、印巴争端、索马里风波、南非种族矛盾等地区性热点的起伏涨落。导致这种大规模动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也不一,但从缘起上看却有一点共同之处: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要求激化着每一个具体的矛盾,并促使它演变为激烈的冲突。苏东剧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个民族问题,甚至是一个种族问题,前苏联、东欧地区也因之成为当今民族主义冲突的爆发地。至于从近东的土耳其经中东、海湾地区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南麓这条漫长的欧亚大陆新月形边缘地带,更是长期以来经受着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在世纪末的大动荡中也是热点频出。遍览各种各样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冲突,民族问题俨然充当了其中的一个“公因式”。如果把视野跳出种种有形的冲突本身,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深受民族主义势力的困扰。

于是,问题便提出来了:民族主义为何会如此普遍地作用于现实社会?其作用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何在?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将民族主义的因素引入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50到60年代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一个深刻清晰的印象——民族主义的推动是20世纪历史变革中最具本源意义的因素,其有着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冷战的终结,似乎在一夜之间把民族主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本源作用凸现出来。可这却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事实上,民族主义自产生以来,便开始了与历史进程的联结与互动,尤其是通过在20世纪的功能突变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当代民族主义首先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和现实运动而产生的,它对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维护其阶级的利益起到了十分显著的政治作用。20世纪以前近300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原则、纲领和政策。宗教改革时期,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的崇拜,成了摆脱大一统天主教时代的主要思想依据。对人们抗拒来自宗教的强大吸引力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的宣传家们发现,民族

主义是反对 18 世纪末在欧洲占优势的多民族帝国忠君情绪的强有力的武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则成为一个内在的感情因素,把新兴的工业势力同更激进的共和党联结起来,共同反对土地贵族的利益。至 19 世纪后半期,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民族主义又同帝国主义“联姻”,从而失去了它的革命性,成为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

伴随着资产阶级从进步走向反动,民族主义几乎走过了同样的路程。在 20 世纪来临之前,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隐藏在欧洲主要大国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背后持久而深刻的根源。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以及所谓的法兰西精神等等,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帝国主义时期大民族主义泛滥的历史现象。所有这一切,强化了本民族的利益、价值体系,在爱国主义的光环下掩藏了很深的民族矛盾,也成为未来世界动荡的隐患。

可以说,民族主义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也具有反对大国、强国侵略和民族压迫的作用和意义,但其核心却是主张把本民族置于比其他民族更优越、更重要的地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往往用它来掩盖和抹煞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对内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对外实行扩张侵略和沙文主义。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1] 世纪之交社会历史的混乱状态,以及民族主义消极作用的集中发挥,加深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偏见,它几乎被普遍视为保守的学说和战争的祸首,为一切进步的运动和力量所反对。

进入 20 世纪以后,民族主义内容发生变化,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涵盖的了,地域范围也从欧洲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东欧国家的独立浪潮,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两大社会制度阵营的对峙,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觉醒,都给民族主义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东欧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区域,历史上长期隶属于一些松散的多民族大帝,如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普鲁

士帝国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欧洲的军事行动曾经唤醒和激发了东欧的民族主义热情,各族人民开始了为本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进程,但是道路十分曲折,成败屡经反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绝大多数东欧民族才勉强赢得了自己的自决地位,产生了一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这些国家是如此之贫弱,以致总是成为大国争夺瓜分的对象或相互之间的战略缓冲带。使东欧的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极为复杂,民族自决的历史短暂、机制脆弱,各种矛盾和冲突潜滋暗长;再加上与欧洲大国盘根错节的联系,东欧民族问题往往成为欧洲冲突、甚至全球冲突的直接根源。无怪乎汤因比这样感慨:“中欧和东欧那片像嵌花图案般之地由新兴弱国分占着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最后将怎样填补,却是两次大战间欧洲强权政治的基本问题。”^[2]对东欧的争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球势力范围的划分,构成了20世纪的主体政治格局,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基本都溯源于此。

无独有偶,不但世界政治的焦点在东欧,20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东欧交汇。20世纪初,民族问题是东西方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冲突点。围绕民族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成了观点泾渭分明的两派,即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民主派。两派把不可调和的分歧落实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之中,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在一系列战后问题上也是分歧重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终于在东西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东欧恰恰是双方的前沿。为了争夺这块地盘,苏联和西方国家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以前苏联、东欧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样,除了原有的民族纠葛之外,在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各民族之间,也产生了日益复杂的民族问题。尽管它们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内产生的,但民族主义意识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小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既有受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残余思想影响的成分,也包括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新因素,更有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悠远的历史积淀。因此,这时候的民族主义,显然已不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重要内容,甚至还含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在内,为阶级斗争所无法包容。

民族主义之所以展现这种新形象,还可以从二战以后的两极体系格局中去寻找源头。从基本的价值观念看,二战以后的民族主义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的亚意识形态,受两者的影响很大。并且,在华约和北约、经互会和欧共体、东方和西方的夹缝中,民族主义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程度不等地受到上述区域性军事和经济组织的控制,民族利益被紧张的冷战对峙排挤到了后面。但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相互影响和争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自身也日益复杂化。它既成为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盟军,也成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工具,而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又赋予了它很强的独立性。尽管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但独立于两者之外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却始终是第一位的。难怪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已经从一种附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演变为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意识形态了。

事实上,20 世纪民族主义不但在内涵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地域的广泛性也远非昔日可比,这是与亚非拉的民族党兴起分不开的。20 世纪以前的民族主义主要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列强的特权,它们互相争夺“阳光下的生存空间”,划分势力范围,广大亚非拉民族无非是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已。进入 20 世纪以后,亚非拉各族人民迅速觉醒,毅然打出民族主义的大旗,纷纷捍卫自己的主权。随着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和殖民体系的全面崩溃,民族主义便由一种“欧洲现象”变成“世界现象”了。随之,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也相应改变,逐步从强大民族对别国和别的民族进行侵略、扩张和压迫的工具变成了弱小民族及其民族国家用来反对大国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的思想武器和现实运动。

二、重构 20 世纪历史的三次民族主义大冲击

随着民族主义作用和性质的这种演变,20 世纪的世界相继经受了民族主义的三次大冲击: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带来迭起的世界大

战;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冲击,导致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酿成前苏联东欧的全面演变。三次冲击前后相继,互为补充,世界历史为之重构。

(一)第一次冲击——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首先源于传统均势的破坏。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相互争霸的历史,但在前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全球性体系尚未建立(世界尚未被瓜分完毕),各民族国家争霸的程度和范围都十分有限。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已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向全面垄断的过渡,列宁所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一切既定的均势都难以维持。于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程里,就爆发了两次全球性的民族大厮杀,惨状空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爆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四个方面: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3]其实,第四个根源才是问题的核心,是根源的根源。为什么出现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为什么联盟体系发生冲突?显然就是因为各国的民族主义愿望势不两立。当战争结束时,由战胜国拟定的《凡尔赛和约》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而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责”的条款被协约国用来证明自己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可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哲学丝毫掩盖不了历史的真相。在愈演愈烈的国力竞争面前,凡尔赛体系这个不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注定要成为建立在火山上的摩天大楼。民族矛盾在积累、军备竞争在升级、暂时的平衡逐渐为新的不平衡所取代。间隔不过20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民族厮杀。

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很相似的。它们前后相继,互相补充,十分彻底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改造,并对现存世界的基本权力结构进行了大调整。由于新的实力对比,欧洲霸权不复存在、美国霸权得以确立。再加上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据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占据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致使欧亚旧秩序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它们的崩溃在欧亚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广大地区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因而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两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改造得到巩固和深化。

由于民族主义要求不能实现而产生的冲突，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靠战争来解决。这便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层根源，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冲击资本主义国家、重构 20 世纪历史的主要表现。这种冲击和重构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其中最明显的是欧洲列强不得不从传统的殖民主义体系中抽身出来，忙于本土的事务；美国则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凭借强大的实力，用所谓自由主义、大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圆了它的超级大国之梦。

那么，欧洲是不是就此沉默了呢？没有，西欧各国虽在战后恢复时期不得不仰仗美国的经济援助，在对付所谓的前苏联威胁时听命于美国的军事调遣，但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东西方和平进程的实现和前苏联及东欧的突变，一种新型的“欧洲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起来，并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民族主义以欧共体、欧洲议会等跨国组织为表现形式，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欧洲各国人民希望欧洲独立、强大、和平的共同愿望。它是在抵制美国控制欧洲、美国和日本争夺经济霸权以及英法力图维持政治大国地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它一方面反对美国的霸权与控制，另一方面又力图实现自己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配和控制；一方面在面临美国挑战时结成联合阵线，另一方面又在无外患时彼此相争。但是，欧洲民族主义毕竟同过去敌视其他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不同，它是欧洲各民族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带有国际性的新型民族主义思潮，把传统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反对美国控制）和现代国际主义的相容性（接纳西欧各民族）融二为一，促进了欧洲的和平与世界的稳定。随着美国的逐渐衰弱和前苏联的彻底解体，受这种民族主义激励的现代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继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并没有停止，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着。

(二)第二次冲击——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冲击

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亚非拉各民族的觉醒、反帝反殖运动的巨大成功和历经百年的世界殖民体系的全面瓦解。这种冲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开始,但产生巨大影响却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以后。

从近代欧洲的发展可以看出,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是最完善的商品经济及最普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展,20世纪初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发生民族解放运动,它预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极,即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将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体系。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直到60年代才得以最终完成。

列宁曾指出,“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4]。在20世纪,如果说民族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主要是带给人类民族厮杀之大灾难的话,那么,它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冲击则产生了历史进步之功效,对亚非拉各民族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争取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发展社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里面也存在着要求民族特权、排外扩张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存在着进步与落后、民主与独裁、现实与空想、前进与倒退等种种复杂现象的交织,但总的趋势是代表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社会发展潮流。

民族国家独立之后,民族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力图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它们一方面接受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某些思想,选择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又对在本质上被视为外来的东西加以拒绝或用民族主义加以改造,致使“西方的意识形态只是对民族主义加以补充说明……往往被混合了当地的意识并被赋予次要地位”^[5]。

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民族主义联合组织,即地区的、宗教的、泛民族的或多民族的联盟,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对世界格局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自

1955年亚非会议起,主要由亚非拉国家发起成立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不结盟运动、七国集团、非洲统一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南方共同市场等联合形式就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日益活跃于国际舞台。事实上,面对科技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和实力雄厚的垄断跨国公司的不断渗透,力小势弱的民族国家若不拧成一股绳,而靠各自的力量单独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强大的资本帝国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联合既是民族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形态,也是它的迫切需要。

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冲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存在的。发展中的亚非拉民族国家,大多受着国内民族主义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困扰,各国之间也因持续不断的民族矛盾而引起各种冲突和战争。二战以来,全球150多起大大小小的战争绝大多数就发生在民族主义国家之间。这些冲突和战争固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插手和遗留问题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民族主义的驱动所造成的。

民族主义冲击民族主义国家的种种表现是比较复杂的。并且,这种冲击的力度现在并没有减弱,它随着民族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冲击高潮的更迭和冲击形式的更新而继续产生影响,共同建构着20世纪的历史秩序。

(三)第三次冲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

集中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的全面演变。这场世纪性的大变故,从时序上看,东欧剧变在前,苏联解体在后,但论及根源和影响,则苏联解体为主,东欧剧变为次,因此通称为“苏东演变”。尽管苏东演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蜕变,主要体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竞争较量的一种结果,但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苏东演变”,是把前苏联东欧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苏东演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苏东体系全面崩溃的过程。这是继苏南冲突和中苏大论战导致两次运动大分裂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一次彻底瓦解。